

獲嘉縣志



李延壽有言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
剛重乎氣質清綺則文過其意氣質則理勝其詞此
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顧其間有幸不幸焉名章
警句膾炙當時迨更兵燹風霜凋零磨滅而蕪淺庸
劣之文多有存者舊志所載不無龐雜之譏第以篇
帙無多不欲概從沙汰並倣史例但登著作之名其
詩文則散見各卷云志藝文

明

草茅自薦錄一卷曹昌撰

滄溪文集二卷王胄孺撰

都門稿一卷馮上知撰

南遊稿一卷馮上知撰

里居稿一卷馮上知撰

山遊稿一卷馮上知撰

定居樓集四卷馮上知撰

因隱亭遺稿三卷賀盛瑞撰

冬官罪案三卷賀盛瑞撰

永韓范序國家水衡金錢大半耗於中貴人之手則以陵園宮殿一切興作悉用此曹間之故得肆其漁獵爲財用尾閭益頭緒冗若蝟毛憑依不啻噐鼠而况堂屬之桷鑿難投羣小之壑谷無厭肩斯任者非有大識見大力量則無以覓弊源而塞漏卮余嚮者代匱司空署中邪徑旁竇頗窺其一二是時鳳山賀公綰營繕篆而余爲副公精敏有心計批卻導窾髀立解任勞任怨耻爲世之譏髀縱脫者後先節省不下數萬金無何余量移司馬尋以忤時去國會兩宮締構土木繁興公搜羅故記叅以獨斷省員省費殫精竭力凡所條上靡

不報可今觀處木商一事直如泰山喬嶽不可動搖則公之識見力量已見於此矣然公之名目以重而讒奸亦以此齟齬公麾公外徙未幾藉考功令中之補吾澤守澤地廣政繁軍民錯處且王族懿親所在事多掣肘公伸寬蠶蠹黜浮敦雅興學勸善息盜安民甫三月教化大行四境安枕澤父老子弟方且戴公頌公合詞以留公依依然若嬰兒之戀慈母惟恐旦夕擢去昔伯

爲澤州晉城令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

同鄉官同地其施爲注措同民之德之又同大

認真公實心實政不吐不茹握筭則銖較寸度若理橐
中藏出而司牧則煦育撫摩如保赤子隨分盡職隨職
治事而內外利鈍等於石火電光襟度高明超然物外
是又非徒以才能自表見者一官曾足以揶揄公耶自
公之暇取已試大畧彙集成書屬余爲序曰罪案曰二
恨曰課拙皆公所自署也嗚呼公之罪固公之功公之
恨固公之慊公之拙乃公之所以爲工與今宇內不無
事需才正急澤人即欲借公澤不能久淹公轉睇陟崇
階益展謀猷鼎彝彝竹帛行不勝書茲集其全豹一班云
萬歷乙巳歲冬十月

綠蘿園全集八卷岳凌霄撰

燕山譚 憲序此獲嘉岳廣霞先生詩也先生以世家

高第兩宰江南岩邑所至有赫赫名如抑權貴均田糧
卓然有古強項令之風當世士大夫咸稱述之余嘗心
儀其人不禁歎慕焉以爲作吏者不當如是耶然先生
竟以此忤時甫遷郎署旋去青門歸來高蹈林泉賦詩
言志枕蘇門之白石瀨淇水之清流其詩之爲境可知
也因闢堂於七賢之鄉顏曰綠蘿日吟嘯其間與竹石
爲諸君子千古爲友依然晉代風流也是詞云云

綠蘿園全集八卷岳凌霄撰

錄先生以綠蘿爲書

名其詩者意在斯乎余治蔡十餘年而先生令嗣臨
君來振鐸茲邑相得甚歡出其遺草見示屬余爲序余
自慙固陋何足以知先生之詩但平生慕先生之治狀
既覩不可及幸獲廁名其文字中附青雲以不朽又何
敢辭焉竊以爲詩者性情之物也體制雖殊要各肖其
人之性情而出性情既真始有真詩流布天壤夫世之
言詩者莫不以少陵爲歸矣人稱少陵一飯不忘君夔
府孤城京華在望當流離飄泊之際皆此物此志也是

豈可以僞爲者乎人之稱少陵爲詩史其寫景咏懷一
如化工之賦物歷千古而常新以視追琢詞章揣摩聲
調者纔一落紙便成俗物何怪乎與草木同腐哉先生
峭性竒情塵視簪冕胸中灑灑焉落落焉發而爲詩高
古雄渾能自成一家言不必問其某爲漢魏某爲盛唐
而漢魏盛唐之美無不備具此其爲先生之詩也先生
舊有夏獲草取獲湯避暑之義其叅悟透徹已幾於大
乘禪矣夫人不具仙佛之理豈易言詩也哉鷗渚君宏
才博學凜凜有節概知去就之分到官再易歲以疾乞
休遂成其志許其買山而歸老焉余時有白雲司之

命亦介瀕行爰書數言聊以記之
君共事之緣云爾非真能叙先生之詩也

綠蘿園詩集二卷岳凌霄撰

綠蘿園樂府一卷岳凌霄撰

夏獲草一卷岳凌霄撰

邑人賀仲軾序天地有文章山川其最顯者矣而其生
意恒在春夏則以煙雲草木之變化也若秋冬枯寂山
空水落絕無點飾而淒然之色乃令人興感而不能已
是何也境到情會誠無事雕繪之巧也惟文亦然而悲
鬱爲甚文者情之華也情者文之幹也兩者相根而不

離文不根情譬則渚壑之水剪綵之花也雖工弗澤矣
情生之文若源泉之流地中為汪洋巨津為曲折細流
極境之變而肖其形具天下之奇觀而非預有所設是
謂至文吾於夏獲草有感也夏獲草岳生氏所作也誦
其詩憂戚多而懽愉少豈非情動於中不能自禁哉蓋
抑生所遭之境非人生恒值之境抑生所摠之情為人
生最慘之情也其曰夏獲蓋苦極而避之無可避若姑
就之云爾人以是為抑生之詩也而不知皆抑生之情
也情至者文亦至故詞益工而景倍巧如寒水凍雲不
俟點飾而自爾凄其者此之謂也雖然抑生既以其無

可奈何之情托之於詩又將以其無可奈何之詩益傷其情矣夫憂鬱所感金石爲銷况筋骨之間乎哉事旣以無可奈何而情不能已懼情之爲抑生累矣故願抑生有以抑之抑之奈何滌情於清冷之淵勿遂以憂獲自苦也

萬年田史一卷岳凌霄撰

九華詩草一卷岳凌霄撰

凌霄自序九華自青蓮後名著人間余徃來池陽浮嵐暖翠日日在檐幃前顧未遑登眺丁卯調任武進復過此地自謂覲面錯去山靈笑人撥冗一游頗愈於全不

識面者時十一月二十九日也發自齊山暮宿五谿晦
日卓午入山遍遊東南諸峯朔日禮地藏而返宣南一
帶諸山與吾鄉不甚異獨入青陽境遠望之便有畫意
及到九華更畫中之突兀者茲遊雖僅一日自詫為兩
年中所未有云得詩一卷聊付之梓

寄寄廬寄言一卷張可光撰

庸言稗集一卷張可光撰

冬官紀事二卷賀仲軾撰

華亭

序冬官紀事者紀工部事也萬曆二十

工部建萬曆二十

生沒而次公景瞻公紀之志痛也初兩宮事起特
自政府以至大司空率倉卒計無所出公乃取肅皇帝
朝三殿故牘覆閱之而牘已半漬半腐半飽蠹魚之腹
又借工垣諸疏稿親為補緝手錄其最要四百餘言而
其事稍稍始有綱領先生之言曰三殿兩宮皆朝廷萬
不得已之役而勞費亦相當第肅皇帝峻急分宜忤旨
幾得罪稍稱旨則徐杲一大匠爵以上卿不吝賞不惜
費不許諸執事議論搜索故當時繕郎寬然有從容展
布之地今朝野物力詘於曩時而主上節儉過於肅廟
此不當以三殿例兩宮也先生六年擘畫八面經營

如采木川湖責成撫按一官不遣也視三殿總理則侍郎都御史分理則兩郎中兩副使者何如如采石大石窩止一主事餘官不遣也視三殿總理則侍郎分理則二主事又加理刑者何如採浙直鷹架平頭採燒金皇磚一官不添註也視二殿差兩郎中者何如夫匠止給道匠募視三殿調之河南山東山西者何如顏料止召商賈辦視二殿取之滇粵南直者何如中道階級石止用十六輪大車用騾一千八百頭僅二十二日而抵三殿所造旱船督以郡縣官曳以順天等民夫二井者何如舊例大工銀兩概加省直丁

臣聞分毫無私視一錢歲派一百萬差四御史催
何如其他內官之監督武弁西河王之奏請先生一
奏罷節縮調停不可勝計總計費工銀止六十萬有奇
而以十二萬銀鑄錢又得子錢四萬即在六十萬之中
其借與屯田都水虞衡二十四萬未償也其戶兵協濟
各三十萬未用也非惟毫髮不取之民抑且毫髮不取
之庫去部之日庫中存留尚積九十三萬餘使人人如
先生即三門綽有餘用豈至帑藏若掃哉先生肩此大
工既竭全副之精神復具通身之手眼巨端笑其酸
顧政府怪其抗不顧奸商巨賈恨其執迫以明旨特

亦不顧蓋衡身於城狐社鼠蝟螻虎口之間舌幾敝頰
幾禿心血幾枯寢食幾耗而鬚髮幾化爲霜雪矣若先
生援三殿故例染指餘財外媚權貴內結中涓而退爲
子孫田宅計華實兩收身名俱泰豈不甚休而先生寧
以萋菲歸以清白死決不私工曹一銖一黍以負聖明
以玷職守夫土木非細事也遣官則有送迎供帳之擾
調夫則有離鄉井枕道路逃竄死亾之憂病民病商病
郡縣病驛遞病幾輔一不當而羣害叢焉梁武浮山之
堰擔者肩上海穿隋文仁壽之宮役夫殞者相半豈惟
虛擲金錢即數百萬生靈填於泥沙溝壑者又不知幾